

675704

草原恩仇记

王忠范

李亚钊



44.568
WZF

615704



0064403

草原恩仇记

王忠范 李亚轩

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2AR 62/04

责任编辑：宋 歌

封面设计：宣 森

插 图：

草原恩仇记

Cao yuan En chou Ji

王忠范 李亚轩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）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11 $\frac{12}{32}$ 字数 261,000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- 6,551

ISBN 7-5319-0317-2/I · 107 定价：2.15元

目 次

第一章	阴谋.....	(1)
第二章	血泪凝结的仇恨.....	(33)
第三章	枪声响了.....	(64)
第四章	第一次执行任务.....	(103)
第五章	骆驼山大战.....	(146)
第六章	新来的小羊倌.....	(192)
第七章	秘密军火.....	(239)
第八章	将计就计.....	(296)
第九章	春天.....	(341)



达赉淖尔①宛如一块瓦亮瓦亮的明镜，平稳地镶嵌在莫尔顶草原的中间。浪花飞溅，碧波荡漾。潮乎乎的风把哗啦哗啦的水声传向远方。鸥鸟自由自在地飞翔，一会跳上水面，一会钻进云缝，它们那种欢快的样子是令人羡慕的。

生活在大草原的人都清楚，这是草原最美好的季节了。尽管艰难的日子蒙着一层黑暗的夜色，心里也都升起那么一丝丝快感。

莫尔顶前面的草地上，一群杂花散马慢慢地移动着，品味着鲜嫩的草香。十五岁的布尔古德正跟着阿爸铁木尔放牧。

布尔古德穿一身落满补丁的蒙古袍，却显得适身匀称，头上破旧的布里亚特式红缨帽，衬托出一派勇敢和敏捷的姿态。他那圆圆的通红的脸蛋，透露出天真无邪而又聪明伶俐的光辉；那一双扑闪扑闪的黑眼睛，跳跃着机智顽强的光芒。

他的阿爸铁木尔是舍冷王爷府的奴隶，赤裸着腿脚，黝黑粗壮的身躯上，披挂着一件褴褛的破袍子，宽额头下有两道浓重的眉毛，表现出他的憨厚老实。布尔古德从小就跟阿爸出牧，学着追马、套马、抓马、圈马的一套套招数。

铁木尔牵来枣红的贴杆马②，备上鞍子，挂好了嚼子，眼睛一瞅布尔古德，布尔古德就明白了，这是要他去学习套马。

布尔古德纵身一跃，跳上了马背，猛地一勒马缰，马腾地立了起来，发出“咳咳咳”的嘶叫声，两个后蹄象两根柱子，死死地钉在草地上。布尔古德刚想挥鞭，阿爸却拦住了，他抓住马缰，说：

“别急，你先说说怎样去套马？”

①达赉淖尔，海或湖的意思。

②贴杆马：乘骑的马。



虎头虎脑的布尔古德，在阿爸面前总是规规矩矩，眼神一动，说起套马的技术，就象背诵摔跤歌那样流利：

“踩稳镫，靠住鞍，藏好套马杆，绕着野马绕几圈，抓住机会甩套索，死死勒住不容缓！”

铁木尔一听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，觉得自己的儿子就是灵，他把套马技术都给编成歌了。铁木尔用慈爱的目光，从布尔古德的头顶看到脚。他打了一个手势：

“去，把杭盖①下的那匹楞头青套住驯好！”

阿爸的话音还没落，布尔古德的乘骑已经撒开四蹄，箭一般向前射去！

铁木尔望着那匹枣红马，带起风声，踏破草浪，似一团火焰向前飞腾。他的两只手合成喇叭形状，放在嘴边，朝着布尔古德喊道：

“小心点，要稳当，别摔坏啦！”

随着一阵风，传回来布尔古德响亮的回答：

“放心吧，阿爸！”

儿子的身影在视野里渐渐变小了，铁木尔满意地笑了，刀刻似的皱纹舒展开了。顺手掐下一截发红的柳条，不由自主地含进嘴里，突然一股苦涩味儿钻进了心里……

铁木尔早年丧失父母，从小就当了舍冷王爷府的终身奴隶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受尽了人间苦难。十几年前，在乡亲们的周济下，他与流浪到这里的格日勒姑娘结婚了，一年以后，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布尔古德。

后来，他才知道，妻子格日勒是从巴克西草原逃过来的。在一场罕见的暴风雪里，阿爸和额吉冻饿而死，格日勒和她的

①杭盖：山坡的意思。

哥哥丹巴仁钦出来讨饭逃荒，流浪到扎鲁特小镇，被恶狼似的黑马队给冲散了，格日勒一连找了三天，也没见到哥哥的影子，就流浪到莫尔顶草原，与铁木尔结婚了。栽在一起的两棵苦苗，自然相亲相爱，虽然缺吃少穿，但总算有了依靠。

生下布尔古德的那天早晨，铁木尔第一次露出激动的微笑，他把古老的弓箭挂在蒙古包前，又系上一小条红绸子，还在四周撒上草木灰，不准鬼神来欺负他的儿子。

王爷的心比羊粪还黑，奴隶的命比草叶还薄，要过上好日子比登天还难。奴隶住的是不能遮风挡雨的破崩崩房，穿的是破烂牛羊皮，吃的是病死瘟死的牛马羊，喝的是黑茶。在莫尔顶草原，舍冷王爷让谁死，谁就别想活，每个奴隶的身上，都留下王爷罪恶的鞭痕。多少人被皮鞭抽尽了血肉，剩下的只是哭叫声和仇恨的伤疤。因此，把儿子抚养长大成人是铁木尔和格日勒唯一的心愿。当他们看到活蹦乱跳的布尔古德跑来抱住大腿打吊吊，又喊阿爸，又叫额吉时，心中才感到快慰。额吉从心灵深处祈祷上天：“喇嘛呀，千万别让灾难降到布尔古德的头上！”阿爸咬紧牙关：“就是喝西北风，也要让儿子长成坚强的牧马人。”铁木尔整天给王爷放牧，格日勒在家搓毛绳，一把汗一把泪地熬过了七个年头。只是格日勒总是思念着哥哥，不时地絮叨着，说她的哥哥嘴唇上长了一个大黑痣，显得勇敢而又善良。在布尔古德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：嘴唇上长黑痣的人一定是舅舅。布尔古德很懂事，他拉着额吉的手说：“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跑遍兴安岭南北，找到长黑痣的舅舅！”他的话，使额吉欣慰地笑了。

布尔古德长到八岁的时候，就跟着阿爸去放牧了。今天，铁木尔看到儿子上马、套马、驯马的动作和自己一模一样，不由心里产生一种快慰。于是，他悄悄地哼起那支古老的歌：

蓝蓝的天上白云真美，
绿绿的地上牧草真好，
只有阿伦河不懂得愁苦，
弹奏着每一个黄昏拂晓。

草原很大很大，
却不容奴隶站脚；
牛羊很多很多，
却没有奴隶的一根羊毛。

何时能驱散乌云？
何时能消灭虎豹？
受苦受难的奴隶啊，
盼望着阳光普照。

一阵“得得得”的马蹄声，由远而近，没多一会儿，就到跟前了。布尔古德跳下马来，跑到阿爸的身边，铁木尔拍拍他的肩膀，喘声喘气地说了一声：“还中！”

布尔古德看阿爸挺高兴，就壮着胆子问：“阿爸，我们没白没黑地放牧，却过着穷苦的生活，为什么王爷骑在我们的头上作威作福？”

阿爸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的命苦呗！”

“听说，日本人已经从东北打进巴克西草原了，那我们就不就更苦了吗？”

“有什么法子呀！”

“乌云巴图的阿爸额尔敦木图说，都柿岭的密林里出现了游击队，专打日本人和王爷，我们也去参加游击队吧……”

铁木尔赶忙捂住儿子的嘴：“小声点！”

铁木尔感到儿子布尔古德勇敢机灵，已经拿事了，他指着前面的达赉绰尔，给儿子讲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：

那是很早很早以前，兴安岭还是一块石头，黑龙江还是一条山脉，莫尔顶草原还是一片沙海的时候，蒙古族部落里有个“达拉嘎①”名叫德力格尔，四十多岁得子，老两口核计一夜，给孩子起个名字叫达赉，达赉就是海的意思，他们希望孩子长大能为沙漠引水，希望孩子有海一样的胸怀和海浪般的勇敢。达赉没有辜负阿爸和额吉的期望，十几岁就能独自上山打猎了。有一天，达赉在山上听到有一匹马发出“唉唉”的呼救声，他顺着声音跑去，看到两只狼把马给包围了。达赉抡起木棒，把那两只狼活活地打死了。那匹马好象懂人事似的，举起前蹄刨了起来，说也奇怪，不一会刨出一汪银子般的水。别提达赉多高兴了，他捧起“宝力格②”的水，咕嘟咕嘟喝了个饱，还拍拍马背，连声说：“谢谢”！这时那匹马趴在地上，用尾巴拍打着背脊。达赉明白了，这是让他骑上。于是，达赉捆好死狼，骑上马，欢快地跑回家了。

达赉回到家里，阿爸赶紧钉了一根拴马桩，又割来一捆嫩绿的碱草，来喂这匹宝马。第二天，宝马跟随达赉满山遍野地开泉，清凉凉的水到处流淌，滋润出一片丰美的草原。一个身上长满长毛的旱魔，龇牙咧嘴地扑进了草地，鼻孔和眼睛都喷射火焰，要吞没绿色，要咬碎牧歌。达赉骑上宝马，迎击旱魔，几个回合，木棒差一点打碎旱魔的肋骨。旱魔疼得嗷嗷直叫，它嘴念咒文，手里甩出一条火舌把达赉紧紧缠住。宝马急眼了，用前蹄狠刨地面，刨进三七二十一尺，刨出一个深潭，只听

①达拉嘎：首领或官的意思。

②宝力格，泉的意思。

呼通一声，旱魔掉进了深潭，淹死在怒涛的漩涡里。可达赛已经满身是伤，昏迷过去了。宝马三天三夜没合眼，用舌头舐好了达赛的伤疤。

哈拉杭盖的黑洞里，住着一伙强盗，他们听说达赛得了一匹宝马，眼馋得直巴哒嘴。一天夜里，强盗摸黑下山，趁达赛睡在梦中，偷偷地用牛耳刀割断马的缰绳，用铁条抽击马背，要把宝马抢走。宝马连叫三声，山摇水沸，达赛从梦中惊醒，拎起木棒追了上来。宝马看主人来了，拼命挣脱缰绳，飞快地往回跑，强盗头子拔出毒箭，一下子射倒了宝马。

达赛心疼地拔出那支该死的毒箭，眼角滚出一串热泪。宝马吃力地睁开了双眼，竟然说出话来：“箭上的毒已经沁进了我的心肌，永别了，我的小伙伴。如果你总是把我怀念，就用我的身骨做把马刀，天天带在身边，这刀定能杀退一切邪恶！”说完，宝马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。

达赛按照宝马的嘱咐，手里做着马刀，眼里流着伤心的泪水。迎来了早晨，又送走了黄昏，太阳晒干了他的泪水；夜风吹凉了他的心肺。做了七七四十九天马刀，流了七七四十九天眼泪，每一滴泪水都渗进了深潭里。就在马刀做成的那天，只听“忽嘎”一声，深潭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湖水。

人们在湖畔安居乐业，放牧着牲畜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强盗总想把“阿日特^①”的幸福抢走。他们又来偷袭，抢去牧场上的牛羊，掠去蒙古包里的绸缎，劫去桶里的马奶，夺去缸中的茶和盐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达赛从远方回来了，怒火燃亮了一双眼睛：“强盗，你们杀害了我的宝马，今天休想逃走！”达赛挥起闪亮的马刀，勇敢地冲了上去。“咔嚓！”砍掉这个

①阿日特：蒙语，老百姓。

强盗的脑袋：“咔嚓！”刺碎那个强盗的咽喉。强盗头子见势不妙，掉转头想逃跑，达赉追了上来，一刀砍断了他的双腿，又一刀扎透了他的胸膛。此刻，乡亲们士气更旺，到处是一片杀声。湖畔的芦苇也来助战，四方阻截着强盗；恶战了六六三十六个日夜，终于打败了强盗，天上的那片乌云不见了……

可是，达赉身中了九刀一十八箭，含笑告别了乡亲们。人们哭得死去活来，连天上的星月都暗淡了。选择草原最尊贵的地方停放达赉的尸体，大家跪在草地上，一个一个都洒下圣洁的马奶酒，而后举行了隆重的水葬。为了永久纪念草原英雄达赉，就从这个时候，大湖被命名为达赉淖尔。

布尔古德听得入迷了，小拳头握得紧紧的，连眼睛也没眨巴一下。他一脚踢起的牛粪块，摔落在乱草丛里。心中暗想：要象达赉那样有能耐多好，与杀人不眨眼的王爷拼了！

“布尔古德！布尔古德！”铁木尔阿爸一连喊了两声，布尔古德好似才从梦幻中醒过来。

“阿爸！”

“你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布尔古德就是雄鹰！”

“是啊，雄鹰不怕艰险，不畏困难，穿云破雾，搏击风雪，总是奋勇地向前飞腾着。”铁木尔阿爸停了一会儿，又深情地说：“德力格尔给他的儿子起名叫达赉，希望孩子有海一样的胸怀和海浪般的勇敢，我和你额吉给起名叫布尔古德，希望你象雄鹰一样勇猛和能象雄鹰般展翅腾飞。”

布尔古德点了点头，猛力伸开胳膊，做出飞腾的姿势，“放心吧，我的阿爸！草原上的骏马不留倒退的蹄印，犏牛拉车总是一股劲向前，百灵鸟善识冷热和真假，真正的民族后代是三条大路走中间的，尽管遥远，尽管坎坷不平！”

饮马泉边那棵铁木尔亲手栽的草原杨，枝干挺拔，被阳光照得更加生机勃勃。一阵和风吹来，传出哗哗啦啦的响声。这响声和谐动听，似一股山泉流进心间。铁木尔觉得儿子长高了，有大人样了。用结实的脚步开始走向人生了。

铁木尔看着心爱的儿子，想起去年的一件往事——

那是盛夏的一天傍晚，奇形怪状的乌云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起，拥挤着，磨搓着，一霎间变成倾盆大雨，整个莫尔顶草原罩在一片雨雾之中。铁木尔浑身湿透了，赶着马群往回跑，不小心丢了一匹小马驹。管家沙克拉咆哮着，让府丁疤痢眼子把铁木尔绑起来，挂在村前的老榆树上，举起皮鞭劈头盖脸地抽打。每一声鞭响，都飞溅起鲜红的血浆。布尔古德忍受不住了，他挣脱额吉的双手，跑到疤痢眼子跟前：

“丢了马驹，我去找！”

“你……”疤痢眼子冷笑着。

“找不到，用我的命抵！”布尔古德两眼瞪得溜圆溜圆。

“穷孩子，还有个穷志气呢！去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！”疤痢眼子放下手中的皮鞭。

漆黑的雨夜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布尔古德踏着闪电，追着雷声，在阿伦河畔走来走去。他象阿爸那样，学着母马的叫声，召唤着那匹小马驹。半夜时分，布尔古德把小马驹找回来了，阿爸和额吉看着他那颤抖的身影，心疼地哭出声来。

“奴隶的命还不如一匹小马驹吗？”布尔古德“叭”地一声把牧鞭折断了。

额吉急忙把他搂进怀里：“不能胡来呀，你是我们的命根子呀！”

想到这里，铁木尔狠狠地攥下一把草叶，捧到塔头墩上

布尔古德驯养的牧狗特特跑来了，颤动着粉红色的大舌头，摇着黑茸茸的尾巴。布尔古德说一声：“唻勒！”^①特特就围着布尔古德蹦跳，亲昵地去舐布尔古德的脚，和布尔古德玩耍着。布尔古德伸出右手，特特就把右前蹄递过来，好像是握手。布尔古德说：“去，跟阿爸握握手！”特特就向铁木尔跑去。铁木尔拍拍特特的脖子：“好了，到牧羊滩的外边看看去吧！”

没多一会儿，特特急三火四地跑回来，靠在布尔古德的大腿旁，望着南边“汪汪汪”地叫了几声。

2

正南方向，卷起了一股烟尘，一支小马队向莫尔顶草原飞来。

铁木尔和儿子布尔古德把马群围进了碱草滩，隔远观望，担心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近了，能看清楚了，在马队前面有三个人。铁木尔的脸色突然变得愁眉不展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舍冷王爷的客人又来了，唉！”

“是从哪来的？阿爸！”布尔古德悄悄地问。

“扎鲁特草原。”阿爸把布尔古德拽到自己的身边，憎恶地小声告诉着。

中间的那个人胖得象一口肥猪，满脸的横肉堆着假笑，一张嘴，露出两颗锃亮的金牙，肿泡眼睛好似塞在泥坑里的烂枣，既凶恶，又奸诈。他是扎鲁特王爷府的王爷哈达楚鲁，阿爸说，他和舍冷王爷是连襟，是一根扁担挂着的两条蛇。都

^①唻勒：蒙语，来。

是害人的东西。

左边的人浑身上下穿一身镶边的裤褂，腰带上别着一根皮鞭。铁青铁青的脸上，两只耗子眼直冒贼光，他是哈达楚鲁王爷的管家嘎尔迪，总是帮狗吃食。

右边的是一个汉人，头戴礼帽，黑黄的大长脸上尽是铜钱麻子，塌鼻梁象一只趴着的青蛙。粗眉毛，土黄的大眼珠子滴溜溜转着，充满了杀气。他是兴安岭以南的大地主刘方田的儿子刘星显，穷人造反，烧了他家的房屋，他逃跑出来，投靠了哈达楚鲁王爷。

阿爸、额吉都对布尔古德说过，扎鲁特的王爷一来，莫尔顶草原就会降临灾难。是的，前年哈达楚鲁领一个俄罗斯人来做买卖，让舍冷王爷把十几个牧户卖给满洲里以北的外贝加尔，去修筑炮台。管家沙克拉用皮鞭把那十几户人家的大人小孩全都轰出来，让他们站成一排，而后拿一条长长的铁丝穿进每一个人的胳膊，被俄罗斯人牵走了。当时大雪纷飞，不知有多少人冻死在半路上……

这些舍冷的客人，总是拿奴隶的生命玩耍取笑。那天，舍冷的管家沙克拉和哈达楚鲁的管家嘎尔迪出来遛马，让布尔古德牵出一匹马拴在牧场的柳树上，好给他们练枪法。布尔古德头一次见到枪，感到很稀奇，就看一眼枪口。这时，两个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了布尔古德明亮的大眼睛，吓得布尔古德赶忙闭上了眼睛，他知道这两个恶魔会毫不客气地把子弹射进他的眼睛。他颤栗地躲开身子，后面发出狰狞的狂笑。

布尔古德转过身来，嘎尔迪阴阳怪气地问：

“害怕吗？”

布尔古德没有做声，心想，怕我也不说怕。

“这兔羔子是个哑巴吧？”嘎尔迪朝前走了两步：“还挺犟

呢！”

他从皮靴里拔出一把尖刀，锃亮锃亮，寒气逼人。他用刀尖在布尔古德的胸前比划着：“不吱声拉倒，我看你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。哈！哈！哈！”

布尔古德真的有点害怕了，只觉脑袋嗡嗡地直响。他曾看见过，管家用刀子开过小孩的胸臆，挖过大人的眼珠子，凶残极了。但倔强的布尔古德却没倒退半步。

嘎尔迪见布尔古德还不言语，就用锋利的尖刀划开布尔古德的袍子，补了又补的袍襟裂开长长的口子，看样子，真要下毒手了。

正在这时，王爷府的女佣人娜仁其木格飞跑过来，看嘎尔迪要伤害布尔古德，灵机一动，低头说：“王爷说，这两天上庙求雨，是不能让草叶上沾血的！”

娜仁其木格身着褪了色的蒙古袍，苗条的身影显示出敏捷和秀气来。她那一缕刘海下面的水灵灵的大眼睛，炯炯有神，闪烁着智慧的光辉。

嘎尔迪被娜仁其木格迷住了，眼珠子在娜仁其木格身上直打转，已无暇旁顾了。他把尖刀插进皮靴，笑嘻嘻地走过来，动手要摸娜仁其木格的脸。嘎尔迪的眼睛，真象螫人的黄蜂，令人恶心和恐惧。娜仁其木格一闪身：“王爷请你们快回去吃饭呢！”

嘎尔迪闹了一个大趔趄，正要发火，沙克拉在一旁说：“走吧。”

两个魔鬼悻悻地走了。

一想到这儿，布尔古德小声地把特特唤到眼前，拍着它的脑门说：“那些生人最坏最坏，你若是咬道，我们可就要遭灭顶之灾了。”特特仿佛听懂了布尔古德的话，摇晃着尾巴趴在布